

后来走进老师的书房,看到“最上镜先生”风采依旧的照片时眼睛忍不住湿润了一下

# 我的黄老师

□李俏梅

它无所不在,就像一件看似简单的毛线衣,穿在儿女们的身上

## 立体母爱

□林萧

不知不觉,黄伟宗老师已经走了半年有余,他是2024年的1月21日走的,享年89岁,也算是高寿。但在我,总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人的消逝,思念和怅惘是难免的。

记得早几年我问候老师的身体,他总是朗声说:“很好!”“可以活一百岁,你放心!”我总是会被黄老师的信心和语调所感染,心想,将来我老了,要有这种状态多么理想。近些年,他虽时因一些老毛病间或住院,但也总能挺过去,总之,从不给人哀颓之感。

去年6月我去看他,老师还是鹤发童颜,说起话来也依然可以说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仿佛总是满怀抱负,有做不完的事等着他去做。这次,我照例得到老师的一袋新书——这几乎是一种常态,或者是他自著或主编的新作,或者是“珠江文化研究”同仁们的著作——每次都叫我又既钦佩又自惭,钦佩的是老师如此高龄还笔耕不止,惭愧的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礼物回送给老师。这次见老师,他还给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为他的新著《超脱寻味(红楼梦)》——超脱境界谈话录》写一篇书评。

9月底,当我完成书评初稿,用微信发给老师,久久得不到回音时,我就感到了异样。因为黄老师虽然八十多岁高龄,但复微信还是比较及时的,我就打电话去他家里。师母说,老师住院了。我说去看他,师母说暂时不要去,等治疗方案定下再说吧。老师和他的家人都是这样的,有事尽量不麻烦到学生。我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刻刚好打电话过去,根本就不知道老师生病、住院了。平时过年过节也是,打个电话就代表了拜访,我说“过来看看您?”老师就说:“打电话就够了,有心就好了。”“有心”是黄老师和师母常用到的一个词。

我于去年11月23日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正巧老师的孙子也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看爷爷,一屋子春意融融的感觉。

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

## 和田漫记

□莫莉

在立秋的时节写春天,似乎有些藐视冬天的意味。但在我看来,和田不需要冬天,因为南方人关于冬天的所有美好的期待——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瑕、琉璃世界冰晶飘雪の纯美,似乎都可以在和田玉上完成。当然,当你意识到自己在去往白沙湖的公路上捡到的石头和在和田夜市买到的相差无几时,你只需要告诉自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分钱一分货,黄金有价玉无价。这样反复说几遍,你就能感受到内心少许的平静。

我喜欢“和田”这两个字,因其有着君子一般的温润与宽厚。“和”字自不必说,是极好的,“和”能成“田”,岂不是处处是“和”?读起来也觉着余香满口,似有回甘。

和田自成春天,虽在南疆但气温宜人。许是产玉的缘故,所见多为珠光宝气的美人,如春天般明媚,夜市的空气都是甜的。

南疆著名的美食——酸奶,又让我们重温了一次玉的晶莹和雪的剔透。精致小巧的粽子搭配浓香扑鼻的酸奶,入喉丝滑奶香满口;如果能接受甜味,那便可以尝试着再加一些果酱,便更有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意味了。一碗酸奶粽子下肚,世界也温柔了起来。

在和田夜市,是可以一直被提醒身在新疆的,烤全羊、羊杂汤、手抓饼、牛肉馄饨……略微腻了就来一杯杏皮茶或石榴汁吧,像杏子一样可口,像石榴一样团结,这便是春不晚的和田。

但是和田不只有美玉般的甜腻柔和,和田夜市的辣也让人记住了南疆的热情。

在摊档前,认认真真一字一顿地对老板读着招牌上的文字:清汤拉面。老板不懂汉语,只忽闪着长着长睫毛的大眼睛表示懂了。

一顿操作后端上来两碗飘着红油的拉面。不禁面面相觑,不是一字一顿地强调了清汤拉面吗?

老板憨憨地笑笑,一字一顿地解释道:“我们这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清汤拉面,其实不辣,洒上是为了好看了。”

在南疆,一句话里有了“好看”二字,还能说什么呢?

点一份西红柿鸡蛋拌面吧。这里的西红柿也热情,蛋也热情,都胖乎乎胀鼓鼓的,搓拌面的奶奶穿着光亮多彩的绸缎衣裾,一边搓面一边笑眯眯地和我们解释,面都是现搓的,急不来。

很快便尝到了心心念念的牛肉面。西红柿汤汁实在美味,浓郁得像新疆人肉不开的热情。但是,为什么不会出错的西红柿鸡蛋面还是有点辣?老板委屈巴巴,真的没有放辣椒,有可能是搓面奶奶的手做别的菜的时候沾到了有辣味的调料。

——谁能生气得起来呢?这可是和田。

《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新时期文艺论辩》《文艺辩证学》等论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黄老师起初认同“岭南文派”概念,在深刻理解到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之后,继而更大胆地提出“珠江文化”概念并为珠江文化与文学研究竭尽全力。

读研时,每星期我和同学陶己都会穿过中大东北角的小树林,绕道马岗顶,游学到中文系的楼里来。当时的中文系在中区草坪旁,每每上完课,我和陶己都要感慨:“老师全身都是精华啊!”一方面是说老师上课常有飞扬文采、精辟见解,另一方面也是指老师身材虽瘦小,气质清佳,他调侃自己说是“最

上镜先生”,他的照片张张都很“靚”。想想这些如在昨日,三十多年的时光已过。

2021年的教师节,我去看老师,和他约好三点以后到他家。不料从西门口地铁站出来之后遇上暴雨,我就给老师发了条微信:“已到西门口,忘带伞,等会儿再过来”。黄老师回说:“不急,慢慢等。”9月的广州,原本是酷热的天,在那样的风狂雨骤之中,穿着裙子的我竟然感到了阵阵寒意。我一边欣赏着校门口学生们送给老师们的各色花篮,一边看风雨中的景色,就这样有段时间我忽略了看手机。等我再看的照片时,我的天,老师说要给我送伞来!我



### 水乡长夏

(版画,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

□杨纳维

9月12日-10月23日,《怒向刀丛觅小诗——杨纳维艺术文献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校区)展出。杨纳维先生是我国著名版画家,曾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作品以阴刻白线风格闻名

## 那条通往采场的路

□温馨

从蹦蹦跳跳到气喘吁吁路,分明是活的

一个胸中有路的人,才能阔步向前才能在转身之间,瞥见命运的正反面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路,多么美妙工友说是一块得了妄想症的矿石

山长水远,路还在脚下延伸我还在那条通往采场的路上

不长、不短、不宽、不窄,正好可以丈量——我,采矿女工的一生

## 别样的樟岭

村庄变得美起来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吴松

樟岭,是广东茂名市茂南区镇盛镇管辖的一条行政村,处于梅江河中游,近邻镇盛墟,交通便捷。除此之外,它不显山不露水,却有别样的美。

20世纪90年代末,我刚踏出大学校门,分配到茂南区镇盛镇政府工作,并担任驻樟岭村工作组组长,因而,樟岭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景一物……我再熟悉不过了。樟岭村地势非常低洼,素有“锅底村”之雅称。梅江河汨汨流淌,蜿蜒流经樟岭村,崎岖不平的河堤把樟岭与梅江河分隔开来。梅江河相对樟岭村地势较高,每年一发洪水,樟岭村必浸无疑,决堤更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樟岭村村民收入不高,村集体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脏乱差”是樟岭的标配,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更不必说绿化美化了。后来,镇委、镇政府开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樟岭村顺势而为,谋定而动,大力整治“脏乱差”,实施村庄整体规划,动员外出乡贤集资捐资建设樟岭大道和镇(畝)樟(岭)路硬底化,致力发展教育事业,改造樟岭小学,涵养文明新风,美化绿化亮化村庄,樟岭村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镇乃至茂南区的一面旗帜。樟岭村凭借新农村建设和“三清三拆三整治”这股东风,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乡村风貌,曾经污水塘横变成樟岭的“好心湖”,党员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楼、文化广场、文化墙等应运而生,村庄变得美起来了,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新时代文明实践

广场成为休闲娱乐场所,跳广场舞、打篮球、健身跑步、拉家常、谈农事……群众性文化异彩纷呈。

樟岭村的“四小园”建设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农家小院错落有致,推窗见绿,绿影婆娑,花香满园,水清岸绿,恬静的美丽乡村画卷令人叹为观止。樟岭村推广种植荷花,不仅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美丽乡村旅游,还提升乡村风貌,推进绿美樟岭建设。据说樟岭荷花近日悄然绽放了,游人如织,外地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游乡村,赏荷花,摘莲子,领略乡村韵味。

周末,难得有空,我便带着家人走进樟岭村。那天,小姐跳完舞已是下午六点多,太阳还没落山,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樟岭。未到村口,就看见返程的小车井然有序地从村里出来,准备进村的小车已排成长龙等候进村。刚下车,遇见了樟岭村干部彩英,她正热情引导游人有序观赏荷花。我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居然还认得我和妻子,笑容满面,说我一点都没变,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样子。那时候,彩英也刚刚二十出头就当上了村干部,屈指算来也当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村干部了,看起来,样子变化也不大,只是发福了些,可工作热情不减当年。

彩英说荷花早上开得特别灿烂,特别惊艳,粉红一片,令人赏心悦目,荷花一到下午就会把美丽的容颜收回去了,变成了一个个个苞欲放的花蕾。说着说着,彩英看见一拨游人过来,她便忙开了。我们沿着田埂观赏荷花。小姐特别兴奋,牵着同学小曹的手一路飞奔,还摆着各种各样的姿态让

我们拍照留念。看着婀娜多姿的荷花和绿意盎然的荷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绯红的晚霞,流光溢彩,万道霞光穿透薄薄的云雾,染红了樟岭村的半边天空。晚风吹拂,一百多亩的荷叶“沙沙”作响,绿浪滔滔,滚滚向前。粉红色的花朵在绿浪中摇曳多姿,宛如一群亭亭玉立的少女翩翩起舞。“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连片的荷花,飘香满池,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蜻蜓,有的结对低飞,恩爱有加;有的成群飞舞,嬉戏打闹;有的飞落花蕾上,翩跹起舞;有的跟着游人,形影相随。小姐和伙伴开心得不得了,和蜻蜓赛跑,嬉笑追逐。

夜幕降临了,天色慢慢暗了下来。小姐玩得不尽兴,说没看到早上荷花开的样子,第二天一定要来看。次日,小姐果真早起了床,妻子又陪着她们到樟岭观赏荷花早上开花的样子。小姐回来后,我问她看了早开的荷花感觉怎么样?“太震撼了!早上的荷花开得很漂亮!我要像荷花一样,濯清涟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小姐说,“我的名字有个蕊字,蕊就是荷花嘛。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高尚的好人。”

小姐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樟岭村女干部彩英。彩英正是小姐所说的那样的好人吗?樟岭村的蝶变就是因为有了像彩英那样的党员干部。这种无私奉献、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精神,正是别样的樟岭力量所在,根脉所在、灵魂所在。

湖南的冬天很冷,母亲除了织毛线衣外,还给我们每人织一副手套。戴着母亲织的手套,我的手从来没生过冻疮。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那年春节回家时,母亲握着我长了冻疮的手眼泪“唰唰”地往下掉:“妈老了,织的手套没以前结实了,看把你

凌晨五点多钟,我从睡梦中醒来,上厕所的时候经过母亲的房间,见灯光还亮着,便推开门进去。母亲抬头看了看我,打着呵欠说:“天亮了没?妈去给你做早餐。”“妈,还很早,你怎么不睡觉呢?”我拉着母亲的手,将她正织着的毛线衣拿了过来。“妈睡不着,就起来织几针毛线衣。”母亲叹息着说,“人老了,觉越来越少,唉,也不知你爸怎样了。”

春节过后,我把父母从湖南老家接到清远,原本希望他们在这里好好生活一段时间,不料妹妹一个电话从汕尾打来,父亲只得匆匆赶过去。

母亲身体不好,头疼的老毛病有几十年了,常常一坐长途车就会呕吐得一塌糊涂。妹妹快要生孩子需要人照顾,我们商议一番,决定让父亲先过去。

父亲走后,母亲一刻也没闲着,她白天忙着做家务活,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还买来毛线和编织针,晚上忙着为妹妹即将出生的孩子织毛线衣。

我对母亲说:“商场什么都有卖,你就安心休息,等着当外婆好了。”母亲却不同意我的说法,她固执地说:“商场是什么都有卖的,可那些毛线衣很多是机器织出来的,哪有我手织的穿着舒服!”

是啊,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穿的毛线衣都是母亲手织的。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更别说冬天用来御寒的毛线衣了。那时,我们都是长身子的時候,老大的毛线衣老二接着穿,老二的毛线衣老三接着穿,母亲织的毛线衣很保暖也很耐磨,一件毛线衣三兄妹穿下来都完好无损。

织这么多,拆了多可惜,你这样织一件毛线衣太辛苦了!”我心疼地看着母亲,她的眼睛有点浮肿,想必是熬夜所致。“我闲着也是闲着,还是不知道你爸怎样了,他以前没带过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你妹妹的忙。”母亲说。

我双手抚摸着毛线衣,望着略显憔悴的母亲,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从小到大,母亲给父亲和我们三兄妹织了多件毛线衣,却很少给她自己织。一件毛线衣上有几千几万个针脚,也许从来都没人计算过,母亲织了这么多件毛线衣,将其中的毛线连在一起该有多长的距离呢?母亲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她只是一针一针地织着,把她的爱绵绵不断地织进了千丝万缕的毛线衣之中。

母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有时傻傻地问自己,我想,如果母爱有形状的话,它应该是立体的。它无所不在,就像一件看似简单的毛线衣,穿在儿女们的身上,朴实无华,却能温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大爹、二爹、父亲、四爹,在场的人都哭了

## 爷爷的报纸

□刘利元

小时候,经常在爷爷炕上玩。炕头有一根烟袋,炕尾有一个长长的红柜子,红柜子上着锁,柜子上搁一摞铺盖,三面墙上有用报纸糊出来的墙围子。

爷爷不识字,但柜子里的故事很多。我们经常趴在炕头上听他讲故事,什么“谢家出了九条虫,胡家出了个胡伢佬。”还有很多谚语,比如“满身的武艺挡不住身上的寒,满肚子的文章挡不住肚子里的饥。”还给我们说,“旧社会冬天要背一块圪拉走路。”后来才明白,“九条虫”应该是九个县令,“伢佬”应该是“阎老”,我可查了很多资料,并没有发现民国县出过这么大的官。而冬天走路背圪拉,是因为穷苦人衣着单薄,背个东西走路就能满身出汗,不会感觉寒冷。

在爷爷不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趴在炕上看墙围子。记得贴的大多是《人民日报》,还有《内蒙古日报》《巴彦淖尔报》。纸张被熏黄了,但字迹依然清晰。那时四爹在公社当干部,时不时带几份报纸回来。爷爷如获至宝,一页一页铺平了,用尺子压得展展的,再粘了面粉和水做成的浆子,一张一张贴到墙上。浆子通体洁白,和乳汁一样。爷爷先用鸡毛掸子把墙上的灰尘掸掉,然后用刷子把墙上轻轻地刷,一刷一刷又一刷,既没有重叠的,也没有遗漏的。报纸贴在墙上,没有鼓起来的一个小点点,也没有任何一个能撕开的小口子。想看看报纸背面的东西,我们几个小孩用指甲抠了几次,也没抠动。

奶奶做鞋要用纸裁样子,有好几次想用报纸来裁,爷爷都不让。奶奶骂他,留着卷烟抽吗?爷爷靠着煤油灯抽旱烟,一句话也不说。他用的是旱烟锅,把烟丝推进烟锅里,借点几火苗就能抽,用不着卷烟。

奶奶没办法,只好用麻纸做鞋子。为了省着用,裁好的鞋样子一直保留着,等下次做鞋时拿出来,继续对着裁鞋底子。四爹回家一趟,就带回一些报纸。爷爷真是做到了物尽其用,墙上粘满了,又用来糊顶棚。

那个红橱柜,还在炕脚躺着,依然上着锁。1992年春天,爷爷去世了。众人好奇爷爷紧锁的红橱柜,找到钥匙把柜子打开了。大家都以为里面肯定藏了许多值钱的东西,比如现洋元宝什么的,不料却是放着满满一柜子报纸,一份一份,叠得整整齐齐。好几张报纸上有四爹的名字,有四爹写的或长或短的文章……

队长说,怪不得老汉总是要报纸,原来都存在这里了。那时整个生产队只订一份报纸,爷爷订四爹写的文章散失了,隔几天就去队长家要报纸。苦于不识字,无法知道哪一篇是四爹写的,只好见报就收。打开柜子的那一刻,大爹、二爹、父亲、四爹,在场的人都哭了。